

● 作者/Kevin McCauley ● 譯者/周茂林 ● 審者/林政龍

兩棲作戰： 共軍如何從戰史教訓中學習

Amphibious Operations: Lessons of Past Campaigns for Today's PLA

取材/2018年2月26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(*China Brief*, February 26/2018)

檢視國共歷年兩棲戰役，不論是1949至1950年廈門、金門及海南島戰役，甚至1954至1955年一江山聯合登陸等戰役，迄今仍是共軍戰史上的經典案例。共軍咸認計畫、戰訓、情蒐仍是登陸作戰成功的必要條件，而島內策應勢必是未來侵臺開闢第二戰場的關鍵作為。

中共總不斷地檢視作戰經驗與歷年戰史，期從中汲取兩棲作戰指導原則。(Source: USN/Danny Haayes)



兩棲作戰是目前共軍現階段準則編纂與演訓的重要部分。囿於缺乏最新的兩棲作戰經驗，以致共軍軍事科學部門總不斷地檢視外軍作戰經驗與歷年戰史，期從中汲取兩棲作戰之指導原則。翻開共軍歷年兩棲作戰史，特別重視1949至1950年間，襲取廈門、金門及海南島的兩棲作戰經驗，該段戰史不僅反映了共軍首次大規模的渡海經驗，同時也曾將此段初萌芽的兩棲作戰心得，作為企圖入侵臺灣的經驗與借鏡，更進一步造就了1954至1955年間，首次發動聯合兩棲作戰趁虛奪取一江山島嶼的戰役範本。

攻取廈門與金門

1949年7月，共軍發動作戰行動襲取福建省，試圖作為進擊臺灣的下一階段布局。共軍最初意在約束國軍部隊於大陸地區，但部分國軍兵力轉進到沿岸島嶼，其中包括福建省的廈門島——也就是現今廈門市——以及往東相隔1哩的金門本島及若干小島嶼。¹

1949年10月10至13日，擔任先發的共軍第10兵團，首先奪取海峽沿岸若干小島，為下一階段登陸金門島步出跨海走廊，²隨即對廈門島發動了兩棲作戰。10月15日傍晚，共軍先以火炮佯攻鼓浪嶼附近小島，然主攻卻指向廈門島北緣。當日晚間九時，共軍第29軍奪取了廈門島北緣的兩座灘頭堡，繼而突破國軍的防禦陣地，並且瓦解了國軍數波的逆襲。共軍於鞏固灘頭堡後，採中間突穿，朝南廈門地區前進。到了10月16日中午時，共軍已鞏固了北廈門，迫使南廈門地區國軍部隊循海運後撤，整個廈門本島於次日中午前淪入共軍

掌握。

廈門撤守後，國軍決心守住金門，一方面以金門為澎湖群島和臺灣之屏障，另一方面扼守廈門進出路線。此時國軍除了強化工事外，在現有2萬員兵力外，持續增援達3萬員。但是，共軍情報蒐集不力，未能洞察國軍上述整備作為與增援措施。

10月24日傍晚，共軍兩個團級兵力朝向金門島西北海岸發動登陸戰，後續梯隊則於午夜展開渡海攻擊，不料一陣西北風導致登陸船團亂了套，通信失序。第82師指揮艇甚至未隨第一梯隊登陸上岸，無法現地指揮作戰，導致共軍兩棲攻擊部隊在金門沿岸遭遇國軍猛烈還擊，死傷慘重。儘管共軍攻擊軸線在國軍防禦下，於10月25日凌晨前即已瓦解，但是統一指揮失利，是重創此次登陸作戰的主因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木殼平底船團因受退潮和水下障礙物影響而紛紛擱淺，亦無法回航運送第二梯隊前來增援。此時國軍優勢之海、



1949年國軍在戰車重重戒護下，對金門島西北海岸發動逆襲攻勢，重創共軍部隊。（Source:國防部政務辦公室）

空兵力，便將擱淺岸邊的共軍第一梯隊登陸船團，如探囊取物般地全數摧毀。

10月25日上午，兩個國軍師級部隊在飛機、艦艇和戰車重重戒護下，發動逆襲攻勢，重創彈盡援絕、孤立無援的共軍登陸部隊。雙方經過兩日纏鬥後，10月27日，除了岸邊零星砲火支援外，共軍已無法與主力部隊實施通聯。這場戰事於10月28日下午三時正式結束。儘管金門島上國軍官兵傷亡慘烈，而共軍登陸部隊已無力再戰，最後集體投降。是以，金門島迄今仍屬中華民國政府掌控，而共軍則認為大概也不會再有另一場金門登陸戰。

海南島兩棲戰役

廈門一役拘束打擊不力與金門奪島失利後，共軍借鏡教訓，將之融入海南島作戰行動內。共軍在佔領廣東省之後，國軍撤退至海南島並視該島為反攻大陸作戰的重要跳板，試圖以海南島作為前進基地，經營海事工程並進行海軍整補。計畫顯示，海南島防線堅實區分四個防區，並在國軍部隊中素有

「戰神」稱謂的薛岳上將指揮下，將地面部隊編為四路軍。由於海南島海岸線狹長、內陸寬闊的島嶼地形，卻大幅抵銷了國軍優勢的兵力，造成兵力分散且無法形成防禦重點，以致防禦部隊之間的協調作用備受干擾。

1950年2月1日，共軍在廣州召開渡海作戰會議中，針對登陸海南島戰役的情勢與計畫進行評估。共軍認為儘管國軍士氣低靡，戰力下滑，然仍應戒慎防備其海空軍實力。此時共軍雖已擁有為數不多的機種——戰鬥機、轟炸機及運輸機——均來自蘇聯的武器支援，但以上戰具在兩棲登陸作戰上似乎派不上用場。即使共軍評估自身部隊戰力高昂，惟仍受限於兩棲作戰經驗不足之顧忌，毅然集結了2,000艘以上的船艇，施以密集兩棲作戰訓練。基此，共軍亦從中觀察到雷州半島上各計畫裝載點(embarkation point)之位置，距離海南島北緣海灘約19至115哩不等的航渡距離，因此共軍遂計畫運用夜暗時機航渡瓊州海峽，以減低國軍海空優之兵力威脅。

另一方面，薛岳有感於共軍入侵威脅，故重新整編並強化了海南島嶼防衛作為，此期間，國軍海上兵力試圖封鎖瓊州海峽上的水路通道，空軍則攻擊大陸漁港和集結船團，襲擾共軍渡海訓練，破壞敵方交通線(lines of communication)，針對重要城市進行騷擾轟炸。然而國軍上述海、空軍作為仍無力終止共軍攻略行動。1950年4月16日晚間，共軍對海南島北部海岸大舉登陸並攻佔兩個據點，西部登陸部隊包括共軍第40軍指揮所及約1.5個師的兵力；其他攻勢部隊則於東側登陸，主要是第43軍所屬指揮單位以及兩個團級部隊。以上兵力登陸後，隨即與島內潛伏已久之共黨「瓊崖縱隊」裡應外合，賡續分力合擊。1950年4月23日晚間，共軍發動第二波登陸行動，此次是由第43軍所屬一個指揮單位為主力，其兵力約莫大於4個團級部隊，登陸點指向海南島東北海岸。當發現國軍朝海南島南端轉進時，共軍再次揮軍渡海，於海南島西部海岸登陸上岸，國軍最終循海線被迫撤離海南島。

登陸戰役之借鏡

共軍於廈門島登陸一役，展現了計畫綿密、戰備周詳、情蒐完整的優點。共軍澈底分析了廈門島地形和國軍防衛，選定了適當的裝載時間、跨海航道及登陸地區。此外，共軍動員了足夠數量之海上輸具，並藉反覆的演練以強化兩棲突擊能力。對於國軍有意掌握的主要登陸地區，共軍祭出欺敵戰術以蠱惑國軍情報研判。根據共軍隨後出版的兩棲作戰準則透露，廈門島北側海岸的登陸主力首先擊潰了國軍的逆襲，迅速鞏固了灘頭堡，然後再移轉兵力向岸上發起戰鬥。共軍也體認到從敵方手上奪取各離島之重要性，否則渡海作戰階段將無法排除敵軍干擾，有效遂行兩棲作戰行動。

相對而言，共軍金門登陸戰役顯得計畫倉促而有失周全。共軍海上兵力對當地海域水文不熟，欠缺訓練，更對登陸海灘的潮汐資訊或天候狀況毫無所悉。同時，共軍的檢討報告也承認，在肅清海岸殘兵以及奪取漳州、廈門之間，共軍陷入雙重目標，既要承接戰鬥任務，又要在剛占領的許多地區裡，支援地區管控任務，導致共軍無法因應複雜的區域情勢，並陷入備多力分的窘境。換句話說，囿於承擔地方政治管控的角色，迫使當時共軍無法專注登陸金門島之作戰細節。這項檢討的結論已是呼之欲出：大凡戰鬥任務一經達成後，應動用軍事力量優先建立地區管控作為。本文認為上述檢討對於共軍侵臺之作戰想定有其重要意涵。是以，未來在臺海戰場上，攻佔領土後加以控管，維繫公共秩序，恢復和檢整基礎設施等，必然是推動安內的首要任務。但亦有可

能對部隊戰鬥行動造成影響，共軍勢必需要精心規劃，如何在政府層級武警部署下，有效推動公民管制和戰後重建等措施。

借鏡海南島登陸戰經驗，共軍深刻記取金門及廈門戰役的教訓，得知審慎周延的戰備整備、情報蒐集及密集戰前訓練等是任何一場作戰決勝的關鍵因素。這些因素本是老生常談，否則在無法享有空優、海優或資訊優勢條件下，要獲得勝利是不可能的。此外，當運兵船團跨海航渡時，是需要一支有實力的護航支隊，特別是共軍在海南島一役時，是在國軍海空軍威脅下進行登陸作戰。登陸人員對船團輸具之操控流暢尤為訓練重點。一旦登陸後，部隊必須從灘頭迅速向內陸挺進鞏固登陸地區，建立岸上指揮機制。在當時海南島登陸戰役中，共軍早已具備島內第二戰場之兵力優勢，可與甫登陸上岸之主力部隊裡應外合，致使國軍始終無法成功地如捍衛金門島一樣，針對登陸海南島或廈門島之共軍，發動強而有力的逆襲戰鬥。

反觀共軍從廈門島、海南島登陸戰役中，習得了周延的戰備整備、戰前訓練、時程掌控、登陸位置之選定及戰場情報準備等作戰要件，同時也體認到以上要件付諸闕如，正是金門登陸戰役失利的原因。此外，儘管欺敵戰術似乎在以上的登陸戰史裡並不特別明顯，但是未來仍不排除共軍對臺的登陸戰役計畫裡，不會採取欺敵戰術作為。登陸作戰的戰術奇襲可能還有機會，到了戰略甚至是戰役的大規模層次，由於跡象明顯，成功發動奇襲作為近乎緣木求魚。然而，當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境到來時，中華民國方面勢必動員，全面

動員後備役部隊和民間機具——以補充兵員、編實工兵和後勤單位——也有可能在戰場槍聲未響起之前，中華民國的經濟即已受到共軍的重創。對中華民國方面而言，金門島戰役成功逆襲作為是兩棲作戰的經典案例。此役國軍雖然未能殲敵於部隊裝載或兵力移轉階段，但在敵未鞏固佔領地區之前，即能發揚強勢逆襲戰力，這正是擊潰登陸共軍之關鍵所在。再者，中華民國還需考量到一個重要的反情報顧慮，就是危機一旦爆發時，共黨軍事滲透的手段，可能會導致中華民國內部如同掏空手法般遭受暗中蓄意破壞。這項顧慮係因近期一連串陰謀破壞的共諜案件而趨於嚴正重視，其中部分案件甚至涉及軍方人員。共軍這類暗中破壞作為在關鍵時刻，極可能削弱中華民國指揮威信和狀況覺知(situational awareness)能力，進而癱瘓作戰指揮中樞。中華民國若能借鏡兩棲戰史上的登陸戰案例，相信在國土防

衛戰略上更能游刃有餘，因為共軍的犯臺計畫必然反映著歷史色彩。

作者簡介

Kevin McCauley在美國政府任職長達三十一年期間，擔任研究蘇聯、俄羅斯、中共及中華民國的資深情報官。其出版專書包括《俄羅斯反制西方的影響力戰役：從冷戰到普丁執政》(*Russian Influence Campaigns against the West: From the Cold War to Putin*)、《共軍體系作戰：致能型的聯合作戰》(*PLA System of Systems Operations: Enabling Joint Operations*)；撰寫的文章主要聚焦於共軍與中華民國之軍事事務，目前為蘭德公司兼任研究員。

Reprint from *Jamestown Foundation* with permission.

註釋

1. 「金門」(Kinmen)譯名亦可稱為Jinmen或Quemoy。
2. 本文各戰役資料出處請參考《中國軍隊實戰實錄》，全四冊(北京：國防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)。

中華民國若能借鏡兩棲戰史上的登陸戰案例，
相信在國土防衛戰略上更能游刃有餘。

(Source: 青年日報)

